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己卯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奏臣前與合眾國夷酋嘡咡訂於十二月初十日在虎門互換約冊嗣據該酋文稱伊已來省在城外十三行居住守候換約無須前往虎門等情臣以該酋既來省守候自應早與互換以昭信守隨經會同撫臣黃恩彤帶同署督糧道趙長齡候選道潘仕成等於十二月初三日在城外公所接見該酋將約冊互換並備設筵席優加款待據稱伊國極知感激

天恩永當恪守條約斷無異議等語情詞甚為恭順

硃批知道了。

庚辰。

諭內閣。著派賽尚阿周祖培馳驛前往江南。將江防善後一切事宜。確實查勘具奏。隨帶司員。著一併馳驛。

辛巳。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竊

臣等接奉

廷寄。所有咈夷顚請出示曉諭。及康熙年間舊建天主堂房屋。查明酌辦各事宜。均已仰荷

硃恩。俯允所請。該夷使少有知覺。應亦感激無既。而臣等熟察夷情。尚有窒礙難通之故。不得不再為詳細上陳者。緣島夷

僻處窮荒。至愚極陋。於

天朝制度。法無見聞。而又賦性多疑。强作解事。難以情喻理曉。

此在各夷類然。而喇呺呢為尤甚。即如天主教為善免罪

一事。前既奉

旨准行。復經臣通咨各省。一體照辦。中國政令。較若畫一。斷無再

行查拏之理。亦無不足取信之處。而該夷使總以江西江

南等省拏辦有案。遂致疑團固結於中。牢不可破。因而有

明降

諭旨之請。臣等先經再三峻拒。因其固執不從。始允行文地方官。

為之出示。該夷使聲稱各官情形不同。議論不一。必致陽

奉陰違。難以為據。繼復許以由臣等擬定示稿。通行各省。

張桂曉諭。該夷使復稱前曾欽奉

大皇帝依議

恩旨。各省尚未免爭辯。若僅由臣等出示。仍屬有名無實。辯詰多端。異常狡執。臣等以該夷使雖屬冒昧煩瀆。而前後所請。止此一事。若拒之太甚。轉慮急則變生。是以暫事羈縻。從

權代為奏請。現蒙

訓示。飭令臣等酌定告示。通行五口地方。為之曉諭。似猶未足以折該夷使之心。而使之帖服也。竊維該夷使之所以堅求

諭旨者。非徒見好於內地習教之人。實以取重於西洋通商各國。

其所以堅求於內地張挂曉示者以為必如此方足證
諭旨之萬分的確而其尤為注念則在齋捧
諭旨回國取信於其主以為辦成此事之徵驗緣該國與中國遠
隔重洋數萬里聲教難通傳聞多誤其所仰慕者
大皇帝其所崇信者
諭旨故其使臣西渡必奉有
恩綸乃不虛此往返溯查乾隆五十八年暎夷貢使嗎呷呢請
將奉到
諭旨恭錄發給以便回國時給國王閱看經前任督臣長麟奏奉
恩准欽遵有案該夷使喇嗎呢現已駛往該夷屬國瀕行時備文

達知臣等仍留夷目咖嘮唎在澳恭候

諭旨。儻蒙

大皇帝俯允所請。即交咖嘮唎齎捧

諭旨。與兵頭嘶哂唲及兵船三隻。一併回國。伊亦不復東來。儻未

荷

俞允。伊仍回粵。再行面議等語。其中希冀之私。固執之見。俱已情見乎詞。臣等伏思夷使喇嘚呢渡海遠來。所望本奢。其通商既有名無實。此外又別無駕馭之策。惟藉天主教為善免罪一節。籠絡撫綏。戢其桀驁之氣。即以杜其無厭之求。儻非實有以釋其疑而堅其信。誠恐該夷使復行來澳。漸

啟釁端。且咈夷素與唤夷不睦。我若善撫咈夷。唤夷未嘗
不稍存畏忌。儻咈夷心懷觖望。難保不暗結唤夷。別生枝
節。辦理更為棘手。臣等反覆籌思。該夷使所請習天主教
為善免罪之處。前已奉
旨允准。若謄黃宣布。誠屬萬不可行。儻由地方官將更改條例新
奉
諭旨。恭錄曉諭通行。係外省恆有之事。似於政體無傷。至康熙年
間。舊建天主堂房屋。歷年久遠。豈能至今尚存。但須將改
為廟宇民居。概予開除。則亦辦而不辦。其地方官於奉行新例
後。並不查照辦理。本有應得處分。並非法外加嚴。且天主

教自前明傳入中國。康熙以前。本不禁止。雍正以後。始禁傳習。嘉慶年間。定有治罪免罪專條。統計禁之日少。不禁之日多。禁之未能即絕根株。不禁亦未嘗因而滋事。且現將稽教為惡遠鄉勾結。別教影射。作奸犯科各條款。一一申明。則定例固未嘗廢。事貴權其輕重緩急。為今之計。與其留此不定之局。俾該夷使折回後。或有他求。似不若稍從權宜。可期迅速蕆事。合無再行仰懇

天恩。寄

諭臣等。所有前奏學習天主教為善之人。概免治罪。其設立供奉

天主處所。會同禮拜。敬供十字架圖像。念誦本教之書。講

說勸善道理。均無庸查禁之處。均已依議行矣。此次所請康熙年間。所建天主堂。除改為廟宇民居外。如有原舊房屋尚存者。給還該處奉教之人。其地方官將習教為善之人。濫行查拏。予以應得處分二條。亦如所請行。如有藉教為惡。及招集遠鄉之人。勾結煽誘。或別教匪徒。藉端影射。一切作奸犯科。應得罪名。俱照定例辦理。仍照現定章程。外國人概不准赴內地傳教。以示區別等因。如蒙

俞允。

命下之日。由臣等恭錄行知通商五口。及附近五口各省督撫。轉飭地方官。照錄出示。每處不過一張。不致家喻戶曉。張挂

不過數日。亦非經久常存。其距五口較遠之直隸山東江

南等省。均勿庸録示。以歸簡易。一面由臣等敬謹照繕。交

夷目咖嘐唎齎送喇嘤呢祇領。以順夷情。庶咈夷益知感

戴。而該夷使等可次第安靜回國矣。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耆英等奏學習天主教為善之人。請免治罪。

其設立供奉處所。會同禮拜。供十字架圖像。誦經講説。毋庸查

禁。均已依議行矣。天主教既係勸人為善。與別項邪教。迥不相

同。業已准免查禁。此次所請。亦應一體准行。所有康熙年間各

省舊建之天主堂。除改為廟宇民居者。毋庸查辦外。其原舊房

屋尚存者。如勘明確實。准其給還該處奉教之人。至各省地方

官。接奉諭旨後。如將實在習學天主教。而並不為匪者。濫行查拏。即予以應得處分。其有藉教為惡。及招集遠鄉之人。勾結煽惑。或別教匪徒。假托天主教之名。藉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應得罪名。俱照定例辦理。仍照現定章程。外國人概不准赴內地傳教。以示區別。

耆英又奏。外夷性情譎詐。變幻多端。不惟咲夷鬼蜮譸張。時虞反覆。即咈夷渡海遠來。既勞且費。其中亦必有詭謀所稱扶助

天朝。共擊咲夷者。乃係假以為名。冀遂其請求之計。斷不可信為足恃。以致墮其術中。惟該夷與咲夷挾有夙嫌。國勢亦

與之相埒。故暎夷深慮中國暗借其力。逞相牽制。時加猜
防。臣於二十四年冬閒。接見喇咢呢。即據告稱。探聞暎夷
有緩交舟山之言。惟當固守成約。不可令其有所藉口。迨
二十五年八月。接據嘚吡時來文。忽有退還舟山後。不可
另給他人之說。臣即料其為咈夷而發。且慮咈夷實有覬
覦舟山情事。被暎夷識破。因而豫杜其謀。當與撫臣黃恩
彤會商。令委員趙長齡。密向咈夷咖喀唎。設法探詢。該夷
語涉支吾。端倪頗露。臣思舟山雖定海一隅之地。惟暎夷
既肯退還。咈夷何得輙圖占據。若不豫行杜絕。必致續有
請求。許之則不成事體。拒之則恐啟釁端。所關非細。當將

喇嘮呢招至虎門。接以恩禮。互換條約。外示以信義之重。暗折其覬覦之心。該夷使雖不滿所欲。意甚怏怏。而舟山一節。竟無從啟齒。其所以於天主教弛禁之事。再三瀆求者。實因他無所得。欲借此以為光榮。而臣所以屢瀆
聖聽。未便概行拒絕者。亦因該夷使實有非分之想。不若就此一節以羈縻之。尚不至大有妨礙。每與撫臣黄恩彤及委員趙長齡等。將㖆夷所以緩交舟山。及咈夷所以垂涎舟山之故。反覆熟思。其中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有及料者。有不及料者。㖆夷以貿易為務。於中國土地人民。斷難據為己有。故就撫以後。即將鎮江。上海。寧波。鎮海等處。一

併退還。其留兵暫守之招寶山鼓浪嶼二處。亦先後退交。
似以舟山一島。非其所貪。不過暫為要挾。兾遂其求進粵城
之計。此可解者也。咈夷貨船來粵。歲不過一二隻。若以兵
船度越數萬里重洋。圖據舟山。其勢既孤。其費尤鉅。將欲
與中國為難。則毫無釁隙。斷不致即啟兵端。將欲與唊夷
為難。則唊之嘣嗷都城。與咈之吧嗲嘶都城。僅隔一海面。
相距不過二百餘里。何難興兵修怨。而必遠涉中國。假巢
穴於彈丸黑子之地。以與爭錙銖為失算。恐黠夷計不出
此。此不可解者也。唊夷有香港以為修船貯貨之所。有五
港口以為通商之處。所獲既多。其志已滿。現在華商南趨

廣州者十之七。北趨上海者十之三。或順路而至厦門。未必肯紆道而赴甯波。以致商稅甚屬寥寥。該夷寓兵於商。甯波之商無所利。即舟山之兵失其養。虛糜坐耗。勢難久留。此及料者也。咈夷雄長西洋。素稱強悍。其來中國。既無貿易之可貪。所定通商條約。本屬有名無實。徒以天主教弛禁一節。虛與羈縻。尚未能滿其所欲。彼既有垂涎舟山之意。雖此時未便啟齒。或數年或數十年後。藉端請求。均未可定。此不及料者也。竊思英夷通商善後事宜。數年以來。規模略定。惟因求進粵城。遂致舟山屆期交還。忽生枝節。若此時索之愈急。則挾之愈堅。實有難以剋期退還之

勢。儻准其暫緩一半年。再行交出。又慮彼藉口遷延。且咈夷之有無布置。則亦非一半年內所能遽定。惟有固守成約。責以大信。令其退還舟山。而進城之准行與否。則決之於民情。近日該夷酋屢有來文。雖請求不已。因見眾心不協。亦不敢擅進城門一步。其於舟山退還之處。自知理虧。總以暫緩為詞。雖已逾限。尚未敢背約。須俟進城之說中止。則舟山之如何退還。方可定議。臣智慮短淺。實亦別無鈐制之策。惟有隨時體察。相機妥辦。恪遵

訓諭。不敢稍存成見。致礙大局。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密察夷情。通盤籌畫一摺。覽奏俱悉。英夷

以求進粤城與交還舟山二事。牽混為詞。緩之既慮其藉口遷延。急之亦慮其別生枝節。現該夷於交地一層。未敢明言背約。其進城一節。亦以衆心不協。不敢擅進城門。是撫馭之方。正可迎機而導。該督惟當確權輕重。隨時斟酌妥辦。至咈夷於天主教弛禁之事。再三瀆求。自不得不俯順其情。以免更端之請。現已照該督等所擬大意。另行寄諭該督等接奉後。著即照繕交該夷使齎回。並通行五口。一體遵照。其附近五口省分。亦准酌量浴行。該督仍當剴切諭知。俾該夷益知感戴。至暎咈二國。雖稱扶有夙嫌。其實在情形。終難深曉。且夷情狡詐。變幻不常。究竟該二國是否另有譎謀。及咈夷果否實有覬覦舟山情事。該

督仍當不動聲色。密加體察。於其可解可料者。相機妥辦。於其不可解不及料者。設法籌防。務在豫折奸萌。永遵成約。方為不負委任。

二月。丁亥。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竊臣等於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起更時。突聞廣州府衙門。聚眾多人。鬨堂塞署。正在飭查間。即據該管地方官稟報前情。當經率同司道。督飭文武。多派兵役。前往彈壓。查拏。隨見內署火起。官兵趕往撲救。匪徒乘鬧逃逸。當被燒燬住房數間。登時救熄。未至延燒。查驗庫貯銀兩。並無短少。科房文卷。亦未遺失。雖查此案起事根由緣

該府劉潯於是日下午。因公出署。路經雙門底地方。有民人王亞平挑醬一擔。迎面走來。跟役向其攔阻不聽。致相鬧吵。該府面加訶斥。仍復出言頂撞。當將其按倒地上。酌加板責。押帶回署。時街鄰人等。因王亞平係傭作為生。恐其到官受累。即有十餘人跟隨進署央求釋放。該處距府署甚近。又係鬧市通衢。多有往來之人。隨同觀看。頗形擁擠。經該府督同番禺縣瑞寶當堂曉諭。並將王亞平釋回。街鄰人等。均即退出署外。突有不識姓名匪徒多人。喊稱該府私帶夷人進署。欲行按翻。勢甚洶湧。該府縣等明白開導。匪徒恃眾不服。直闖署內。府役力不能阻。致有打毀

器物。焚燒房屋之事。旋據該營縣等獲匪徒仇亞發等數名。稟請發委審辦前來。臣等查知府有鈐束地方之責。如遇不順之民。當街板責。事所恆有。何致激成衆怒。即街鄰人等。因恐王亞平到官受累。隨往求釋。亦屬情理之常。且既經退出署外。其為並非聚衆滋事可知。乃突有匪徒多人。進署肆擾。殊屬不法。現已緝獲仇亞發等數名。提訊尚無確供。亟應設法查拏首要各犯。研審明確。盡法懲辦。除飭令地方文武密訪嚴拏務獲解究外。相應請

旨將廣州府知府劉潯暫行撤任。臣等一面將該府印務。檄委候補知府劉開域署理。以專責成。

耆英黄恩彤又奏。粤東民風獷悍。往往糾眾抗官。自𠸄夷
滋事以後。民氣益驕。撤退壯勇。流為匪類。動輒藉報復𠸄
夷為名。結黨横行。官不能制。嗣經臣等將遊棍錢汪范守
識。分案懲辦。此風稍為斂戢。而積習已深。勢難驟改。該府
劉潯到任以來。時時以整頓地方為念。遇有頑梗之民。隨
案嚴懲。力圖振作。匪徒畏而生恨。在所不免。若僅因責打
挑夫一事。斷不致激成眾怒。一至於此。臣等復與司道等
詳加體察。緣𠸄夷進城。最為粤民所不願。是以數年以來。
該夷屢以為請。臣等均力為阻止。不啻至再至三。近日夷
酋德庇時。欲援福州等處為例。又以舟山為挾制之計。請

求益堅。臣等將民情不協之故。備文反覆開導舌敝唇焦。無如夷性固執。轉圜匪易。業經歷次陳奏在案。嗣該酋總以臣等未經出示曉諭。藉為口實。似疑粵民不願進城之說。乃臣等託為是言。並非民間果有此意。因而嘵瀆不休。竊思事當權其輕重。以舟山之退還與廣州比較。則舟山為輕。而廣州為重。以舟山之退還與廣州之進城比較。則舟山退還為重。而廣州進城為輕。如果民夷相安。尚可通融辦理。當與司道等熟商。姑出示曉諭。以杜夷人之口。而釋其疑。仍一面照會該酋。約束夷人。勿許擅行進城。俟出示後察看民情。再行酌辦。詎甫經出示。即有人標貼紅白

字帖。語多忿激。羣情洶洶。嘖有煩言。擬即再行明白示諭。並將不便進城之處。切實照會夷酋。絕其希冀。正在辦理間。而該府劉潯責打挑夫之事。適當其時。以致匪徒乘機造作飛語。假以該府私帶夷人入署。欲行接翻為由。鼓眾逞兇。進衙滋擾。或打毀器物以洩忿。或攫取資財以肥己。鬼蜮伎倆。略可概見。細察本案先後情由。該府並無激變之咎。匪徒實有焚擾之罪。自當責成該府督縣嚴拏匪徒懲治。以儆兇頑。第粵民性情浮動。匪黨眾多。幾成積重之勢。若仍令該府承辦此案。誠恐持之過急。將致官民為仇。或生他變。且進城一節。民與夷各相持不下。雖不致即開

釁端。而彼此大有芥蒂。若辦理此案。緩急稍失其宜。萬一

省垣小有騷動。恐他族從而生心。所關尤鉅。臣等與司道

等再四熟商。惟有將該府暫行撤任。以安眾心。剴切示諭。

以釋眾疑。杜絕夷人進城之請。以順輿情。寬脅從。免株連。

以保良善。一面督飭文武。不動聲色。密訪嚴拏。務獲首要

各犯。置之重典。以儆效尤。現已次第妥為布置。連日匪徒

解散。市井安堵。

諭內閣。耆英等奏。匪徒藉端滋擾。請將知府暫行撤任一摺。廣東

廣州府知府劉潯。著暫行撤任。交該督撫確切查明。嚴拏匪徒。

按律懲辦。

己亥。掌湖廣道監察御史曹履泰奏。竊維民和而政成。猛濟寬。較勝於寬濟猛。而衆怒則難犯。民從欲究不若欲從民。未有上下不和。而能相與以有成者也。粵東官民上下。其相為氷炭也。已非一日。臣二十三年春。曾赴粵東。徧覽形勢。博採輿論。而知粵民與暎夷為仇讐。即與地方官為仇讐。推原其故。暎夷二十一年四月。由泥城而上。四方礮臺。以挾取六百萬圓。凡所經由之地。曾無一人施放槍礮者。而民已不服矣。迨擾害三元林。民蜂起而殲除之。使地方官稍緩須臾。不為救援。則六百萬圓可以不給。而在粵之暎夷。幾無孑遺。此廣州府所以罷考。知府余葆純所以

引疾去任。而可為前車之鑑者。恐此日之地方官。未必盡知之也。然非親至其地。徧加訪察。亦難深悉其顛末也。夫暎夷所貪為大馬頭者。粵東也。而所最難懾服者。粵之民也。近聞暎夷進粵東城。欲立夷館。彼豈不知粵民之不可犯。蓋因所允之二千一百萬圓已給。而知我之必問定海。則彼之墳墓室廬。豈能甘心捨去。而定海不歸。則曲又在彼。其意蓋假此以探我也。二十二年冬。粵民與暎夷構釁。已焚城外之公司館矣。後欲起兵報復。終有所畏而不敢。二十三年春。暎夷已請離城三十里之牌洲地方矣。復因紳民紛紛稟訴。遂有所憚而不果行。則今日之欲開館於

城內者。究何心也。然或因此日匪徒滋擾。廣州府知府。因而撤任。𠸄夷由是而厭心。此則其好消息也。否則堅持前議。包藏叵測。使我若鷸蚌之相持。而彼坐享漁人之利。此又其大可慮者也。然論者謂𠸄夷二十五年。已入福州城矣。事同一例。何粵東而獨不然。不知督臣劉韻珂因勸捐與紳民不和。𠸄夷藉之以入城。而民並樂為之用。粵東自遭三元村事後。民懷隱恨。誓不准其入城。且深知𠸄夷之不足畏。此事同而情異也。粵東前所團練鄉勇。名曰昇平社學。而社學之民。約有數萬。一夫嘯聚。頃刻即成事端。故以之恐嚇𠸄夷者在此。而不受地方官約束者亦在此。臣聞

此日匪徒滋事。實因暎夷欲立馬頭。地方官出示曉諭。以至人心不從。屢示屢毀。且傳諭紳耆。而紳耆不應。遂有釀成聚衆焚署之事。為今之計。查拏匪徒。而繩之以法。此固粵民之所俯首無詞者。若仍迫脅以暎夷開館之事。誠恐變生肘腋。而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夫暎夷者我心腹之疾也。非有以大加懲創。而使之帖然就服。不可得也。所可圖者。暎夷狡黠而驕。貪利無厭。久為諸夷所切齒。然以俟諸異日可耳。要之粵東之馬頭。惟假權於粵東之民。斷不可强民之所不欲。以從夷人之欲。粵東安則海疆均可晏然矣。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廣東匪徒滋事。因暎夷欲進省城。設立馬頭。人心不服。地方官出示曉諭。致有聚眾滋鬧之事。該省設立馬頭。自應順民之情。不宜强民從夷等語。所奏各項情形。是否屬實。著該督撫悉心體察。一面慎重妥辦。一面據實奏聞。原摺鈔給閱看。

三月。壬申。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竊臣耆英前因暎夷藉舟山以求進粵城。密察情形。通盤籌畫。奏奉

上諭。該督惟當確權輕重。隨時斟酌妥辦等因。欽此。查該夷久據舟山。本無所利。不過藉為要挾。兾遂其求進粵城之計。而

粵省民情浮動。若一經夷人進城。必致滋生事端。臣等當與委員趙長齡等。再四熟商。若向該夷酋急索舟山。則彼自為得計。必致進城之請。堅不可卻。而交還舟山之期。求速反緩。必須將其進城之說。先為杜絕。該夷酋無所希冀。舟山方可如約交還。計兩月以來。嘚唬時屢有來文。堅持前說。臣等疊次備文答覆。動之以利害。折之以信義。剛柔互施。持以鎮靜。任彼狡展萬端。虛聲恫喝。亦不為所動。嗣該酋無可置辯。詞氣漸和。茲接來文。並擬出事宜四條。約臣耆英前往虎門會晤。俟商定奏明後。一月之內。即將舟山交還等語。查閱各條。一係進粵城一節暫緩商辦。一係

英人在城外行走。內民不可欺淩。一係交還舟山後。不可
另給他國。一係交還舟山後。如有他國侵奪舟山。伊當幫
同中國防禦。其地仍歸中國據守等語。雖詞句未甚明晰。
而觀其大意。前二條係因進城之說難行。藉作轉關。後二
條似仍因咈夷前有垂涎舟山之意。因而堅行要約。以阻
其謀。尚在意料之中。雖夷情叵測。難保其中不另有詭計。
但既有轉機。正可許以接見。面加體察。就各條分別准駁。
遵奉
訓諭。迎機而導。以冀就我範圍。而舟山可期收復。惟不可示以過
急。俾該酋又復妄意居奇。別生枝節。隨經備文照覆。訂於

三月初五日以後。臣耆英帶同委員趙長齡等前往虎門。

與該酋面議一切。

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等奏夷情漸有轉機。舟山約期交還。現擬親至虎門接見。面議事宜等語。覽奏均悉。該夷進還舟山。為求進粵城之計。經該督等再三開導。現已就我範圍。所請四條。該督等自能酌量情形。妥為定議。惟夷情叵測。難保不另有詭謀。該督此時自已前赴虎門。與夷酋接見。惟不可持之過急。轉令彼妄意居奇。或致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耆英又奏。臣等具奏審察咈夷請弛教禁情形一摺。奉到

上諭一道。並另奉

密諭。著即照繕。交該夷使齎回等因。欽此。當即恭錄出示。通行五口。並酌量浴行附近五口省分。一體遵照。另行繕錄一分。於二月二十二日。傳咈蘭哂夷目咖嘧唎到省。臣黃恩彤帶同委員趙長齡。潘仕成等。出城接見。遵即剴切諭知。並宣布

皇上懷柔厚德。將繕就

上諭。交該夷目敬謹齎回本國。該夷目鼓舞懽忻。極知感激。聲稱大皇帝德彌覆載。遠人受惠無窮。億萬斯年。不敢爽約。並稱伊國使臣喇嘮呢。現在噶喇噶嗟國守候。伊當敬齎

諭旨。趕速開行。駛赴該處。隨同喇嘮呢回國等語。臣等察看該夷

情形。似已帖然。不敢再生枝節。

硃批。知道了。

乙亥。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竊

臣耆英於三月初六日。帶同委員趙長齡銅麟甯立悌瑞

寶等。由省起程。初七日。行抵虎門。唤酋噫啶嚈時。帶領夷目

啷嚁啦嚽咺等。亦同日駛到。初八日。在水師提臣公署。與

之接見。臣當諭以進粵城之說。萬不可行。該國既蒙

大皇帝厚恩。准予五口通商。惟當仰體

皇仁。安分貿易。切勿於條約之外。別生枝節。該酋唯唯聽受。頗為

馴順。據稱進城之事。此時不必再提。詢以交還舟山日期。

據稱現在所擬數條。求為具奏。一俟

大皇帝批准。即將舟山退交。臣復以前定條約交還舟山。以銀兩

全付之日為斷。極為堅明。何必再議條約。該酋復稱進粵

城之說。此時雖不可行。但必須豫為言明。俟將來士民情

形安靜。再准伊等進城。不可竟廢前議。且暎人在城外行

走。粵民時常欺侮。亦須重申禁約。庶可彼此相安。至舟山

交還中國。既不另給他國據守。若有他國欲行占奪。伊國

即幫同守禦。與中國亦屬有益。務祈代為具奏。至舟山一

島。伊國斷不久據。一奉

硃批。即行交還。決不稍有遲延。察其情詞。似非揑飾。臣當即督同

委員趙長齡就其所擬各條約。加以釐正。其詞不明晰者。為之更易。其語涉含糊希圖取巧者。概予刪除。其文理麤陋。而義尚可解者。則悉仍其舊。不復多為增損。免啟其疑。該酋初尚爭執。迨經明晰指示。亦即一一聽從。當即照依繕寫成冊。於次日仍依歷次互換條約之式。由臣鈐用關防。該酋亦加用圖記。彼此分執。以昭信守。並據另文聲稱伊即將各情傳諭駐舟山夷目知悉。一面請臣咨行浙省地方官查照。臣即於是日帶同委員等回省。伏思該夷所約各條。如進城之事。暫緩商辦一節。係因所請不遂。難以收局。聊以藉詞推宕。作為轉關。其覬覦之念。實已中阻。即

使將來再有瀆求。而舟山業已交還。無可要挾。更不難拒其所請。況粵東士民。一聞夷人進城。無不攘臂相爭。即使數年或數十年後。亦難期其轉移。該夷等尤無從置喙。其咦人在城外定界內行走。華民不得欺淩一節。查前與嘆咭唎酌定善後條約。此款業已載入。該酋不過再為申明。以冀見好伊國商民。實屬無關輕重。至舟山不另給他國及幫同守護二節。在該酋之意。固為豫防咈夷與中國合謀牽制起見。然臣等通盤籌畫。舟山雖定海一隅。既經收復。斷不容復任他國占據。而咈夷實未免垂涎。如嘆夷未就範圍。則當藉咈夷以控制嘆夷。今其不得不還。迨嘆夷

既遵成約。還我土地。則又當藉嘆夷以牽制諸夷。俾各有所顧忌。而不敢輕動。雖不必實資其力。而以夷馭夷。於中國實未嘗無益。至退還舟山日期。該酋既稱一俟奉到

硃批。即刻退還。情詞肫摯。且已載入條約。不致復有變更。未便過事拘泥。致失機宜。商之撫臣黃恩彤。意見相同。合無仰懇

天恩。俯如所請。

硃批。依議。由臣接奉後。恭錄行知。庶該酋釋然無疑。不敢再有藉口。舟山即可刻期退還。而撫夷全局。亦由此可期底定。

耆英又奏。舟山一島。孤峙海中。實非可以戰守之地。是以前明棄而不有。惟係通洋要津。番船便於駛集。在明倭奴

滋事。即據之以圖內擾。此次㖞夷不靖。亦藉爲搆兵發難之端。故雖一隅之地。於中國無關輕重。而外夷不免垂涎。此時固可如約收回。將來海洋萬一有事。舟山仍復可危。戍以重兵。既不免徒滋勞費。置之膜外。又非所以保我土疆。且既與內地懸隔。又與海面毗連。夷船直抵城外。歐力可及。實難籌萬全之計。竊思㖞夷所以留兵暫守舟山及鼓浪嶼者。實因鼓浪嶼與厦門福州相近。舟山與寧波上海相近。厦門等四口。均係新設馬頭。彼惟恐我外許其通商。而暗阻其貿易。故暫據附近海島。以作牽掣之勢。今見三年以來。五口貿易。漸次流通。撫夷銀兩。全行付給。彼既

不肯居背約之名。又惜留兵久駐之費。且曉然於中國以大字小。許其自新。不復與之計較。故次第交還二島。尚非所難。可慮者。咈夷妄生希冀。將來或不免非分之干耳。今暎夷既以交還舟山後。不可給與他國。如他國侵伐。幫同守禦二條。載入約冊。雖未必實有其事。亦不必果藉其力。而既有此約。咈夷必有所聞。彼於中國。既無貿易之可貪。又無釁隙之可乘。無端越數萬里重洋。稱兵搆怨。爭此彈丸黑子之地。既得罪於

天朝。復結恨於鄰暎。違交近攻。一舉兩失。咈夷稍知利害。計不出此。似屬豫杜奸萌之一策。且臣等猶有慮者。黠夷中藏

叵測。設或暗相勾結。虛擣兵形。咈來而𠸄佯拒之。咈去而𠸄即據有之。始則以退還中國為守約。繼乃假取諸他國為藉口。又或利我與咈夷爭地用兵。虛作聲援。濫索兵費。與之則難給其求。拂之則併觸其怒。種種詭詐。均不可不防。現已於約內載明其地仍歸中國據守。亦不給與兵費等語。將來萬一舟山有警。無論資其兵力與否。於中國總屬有益無損。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接晤夷酋。重定條約一摺。並另片奏詳細籌度。豫防詭計等語。據奏曉諭夷酋。該酋聽受。頗為馴擾。所有議定條約。著即照所議辦理。惟舟山雖定海一隅。一經交還。

即不容復任他國垂涎。此時以夷制夷。自可豫杜奸萌。而將來暗相勾結。亦不可不防其叵測。所有約內載明不給兵費等語。尤為周密。該督等總宜隨時籌度。不失機宜。不使於條約之外。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四月。己丑。駐藏大臣琦善。幫辦大臣瑞元奏。竊西藏年班堪布等由京回藏。㚢等風聞有隨行可疑之人。當飭噶布倫汪曲結布查獲三人。呈送前來。㚢等公同查驗。俱係蒙古喇嘛打扮。訊問皆能漢語。於清文蒙古文字。均能講誦。惟唐古特文字語言。尚未熟悉。一名約則噶擧。一名顧窪哩斯塔。共祖弟兄。咈囒哂人。在所屬之奔底舍哩地方居

住。素習天主教。約則噶畢於道光十六年。由福建起程。經
江西湖北等省至京。其弟顏羅哩斯塔。於道光二十一年。
由廣東起程。經湖北至京。在
盛京地方。彼此會遇。遂一同行住。於熱河察哈爾歸化城。及
蒙古地方。均經往來。至二十二年。在察哈爾地方。雇用現
獲之甘肅碾伯縣番民薩木丹盡巴。為之服役。上年行至
西甯。聞唐古特番商。由京回藏。遂一同前來。即被拏獲。詰
以該國距中華路途險遠。人地生疎。不在本處焚修。轉復
前來何為。且藏經傳自西域。與該夷住址匪遙。何必舍近
而圖遠。僉供中國各處。均有學習彼教之人。冀圖益廣其

傳。而訊以同教姓名。又稱未能記憶。撿其行李。清字蒙古字及印板夷文。天主教經典甚多。無甚關要。當即發還。惟內有夷字二張。訊係該犯等家信。並該國攜來傳教憑據夷字五張。又夷字二十一本。其中是何語言。無人識認。質之服役之番民薩木丹盡巴。據供受雇傭工屬實。不能知其底裏。兹等查該犯等。甫經至藏。即被盤獲。既無可質訊之人。即所供經過各處。亦係一面之詞。而起出夷書夷字。又復無人辨識。若懸揣推求。轉不足以成信讞。再口外道路窵遠。跬步皆山。一經奏提解送。耽延。西藏既無可質訊之處。謹不揣冒昧。於訊供後。即分起委員解交四川督臣

暫為收管。俟

命下之日。由彼提解。較為便捷。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琦善奏盤獲咈𠸄哂夷人。並起出夷書夷文。錄供

呈覽一摺。據稱該夷人等由福建廣東等處至京。復由盛京會

過。經歷口外。同至西藏。冀圖傳教。現將該夷人等。於訊供後。委

員解川等語。該夷人於漢語清文蒙古文字。皆能通曉。恐未必

實係咈𠸄哂人。著寶興於解到川省時。將其來歷及經過處所。

詳細研鞫。務得確情。即行具奏。原摺並供單。均著鈔給閱看。木

匣所貯夷信夷書等件。著一併發給。

琦善等又奏。廓爾喀國王來稟。譯漢內稱披楞

現與森巴打仗。勝過森巴一次。該國與森巴係屬鄰封。若披楞將森巴之地占去。恐其覬覦藏地。該國力小。無能把守南方門戶等語。請示前來。並鈔呈披楞與森巴打仗情形清單一紙。又照鈔披楞貿易頭人由廣東寄彼信底一紙。奴才等溯查近年該國屢次來稟。或請賞銀兩。或請換地方。甚至於表文內任意書寫干求之事。不一而足。雖節經駁飭而已

息之念。總不能已。現復藉披楞與森巴交戰之事。稟請指示。並鈔錄在粵東貿易披楞頭人信底寄閱。隱約其詞。用意極為狡獪。總緣該國向有披楞之人。住居貿易。聲息相聯。遂致

啟其貪望。芬等再三籌商。批答未便著跡。是以於檄諭中反覆開導。使知保護南方門戶。即保護該國之疆宇。不致肆其虛疑恫喝之詞。妄冀逞其所欲。除嚴飭文武及番弁認真訓練。小心防守外。謹將該國王呈遞原稟一件。並芬等發給檄諭。照錄並呈

御覽。再訊據現獲之咈囒哂夷人約則噶畢等。僉供嘆咭唎國夷名昂格勒。其披楞係唐古特統呼外國之番語。並非是國名。廓爾喀所指之披楞。自係嘆咭唎可知。又訪知在藏回商。森巴乃西路涅都斯坦所屬地方。亦非國名。合併陳明。

廓爾喀額爾德尼王熱尊達爾畢噶爾瑪薩野具稟。

欽差駐藏二位大人臺前。敬稟者。竊小的前聞
大皇帝禁止鴉片煙來往買賣。刻下接得中國廣東擦巴瑪地方
住的暎咭唎國人寫來信字一個云。說近來通貴鴉片煙。
並未阻止等事。今又接得暎咭唎所屬噶哩噶達狄里瑪
兩處住的小的廓爾喀之人來信云。說暎咭唎同森巴打仗。
前已打過數次。刻下暎咭唎勝過森巴一次。想小的與森巴
乃是鄰封。若暎咭唎再勝。將森巴之地占去。那時只剩小的
極小之地。恐他還有貪想
大皇帝中國地方哩。況從前五六年上。有暎咭唎在我國中住的
頭人名哈雅薩納。向小的回稱。我們幫你四千兵馬。你們去

取西藏地方。小的回向該頭人云。說我係投誠
大皇帝之人。你這些話。我是不能聽你的。所有
大皇帝南方之門。小的仍前把守。這些情節。小的在表上寫的有。就是
一切好歹苦楚。在二位大人近前。也是稟明過的。刻下恐
暎咭唎勝過森巴。還要貪中國地方。若由廓爾喀經過。奈
小的缺乏軍器。所有南方之地。小的無能把守。想小的屢接二位
大人來諭。總令保守地方。諸事均要遵照向例。我感二位
大人恩典。只得遵例辦事。奈何小的國小無力。儻暎咭唎叫
小的借讓南方之路。那時小的怕難把守。今
大皇帝若能憐憫小的。乃係投誠之人。所有南方之門。我就能苦守。

若不憐憫之時。南方之門。小的實難把守了。從前凡遇大小事件。都是稟求二位大人指示。今聞此信。稟明二位大人商議如何指示前來。小的以得遵循辦理。把守南方之門矣。為此於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自陽布具。

欽差駐藏大臣琦瑞檄諭廓爾喀額爾德尼王熱尊達爾畢噶爾瑪薩野知悉。茲據爾王禀報。披楞與森巴近日接仗情形。並鈔單二紙前來。查森巴係溫都斯坦所屬地方。偶爾失機。亦未必即甘心任令占據。爾國與披楞正在和好。互相交易。豈能無端侵犯。爾王但當力敦和睦。自可立釋嫌疑。至唐古特與披楞。素不相涉。何致追道相犯。況唐古特南方門

戶即爾國之疆土也彼楞縱肆強梁豈不慮唐古特截其

前爾王斷其後自取危亡至所稱借讓爾國地方行走更

難保不先擾爾國又焉肯舍近求遠爾王明白事理必早

料及此等虛喝之言彼能欺騙爾王乎是爾王保護南方

即保護爾國之土地人民也惟望爾王時加留意永敦和

睦是為至囑爾王前在各大臣任內稟訴之事均經各前

任屢次明白曉諭當已早悉本大臣毋庸再述特此諭知

順問爾王好

硃批是

戊戌

欽差戶部尚書賽尚阿。刑部左侍郎周祖培奏。竊臣等前准軍機

大臣字寄。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璧昌另片奏。遵查吳淞海口情形。擇要防守等語。著賽尚阿

周祖培於查勘善後事宜時。將所奏各情。詳加體察。一併妥議

具奏。欽此。臣等伏查吳淞口內。共設防二處。一野鷄墩為赴蘇

州必經之路。一閔行鎮為赴松江必經之路。臣等本擬於

松江閱伍後。即詣該二處查勘。惟現據上海道宮慕久所

致江甯省城信函內。稱日前接見夷目巴富爾。曾經問及。

聞有

欽差到江南。係為何事。當告以奉

旨閲三省營伍。並看善後工程。皆係遵照成例。輪流辦理之事。復

問到蘇住幾日。又告以隨到隨看。兵看完即起程。不能停

住之語。餘無他說。惟該夷性情驕而多詐。時欲以見中華

大臣為誇耀之計。此次

欽使臨蘇。更須密為防範等語。臣等閲看之下。深切躊躇。竊以夷

性多疑而貪利。已富爾聞有使臣外出。即向該道探問。必

非無因。查野鷄墩閔行鎮二處。距通商之地匪遥。為該夷

曾經往來之所。臣等到時。必來求見。求見之儀節體統。原

不妨落落大方。示以包容之意。所慮者。彼既求見。必有希

兾。儻竟作無厭之請。臣等拒之不便。許之不可。易生事端。

關係甚鉅。臣等行抵瓜洲。接晤江南提臣尤渤。細詢野鷄墩。閔行鎮二處地勢。據稱該處扼要設防。皆可資以練兵。萬一有警。總在臨時相機應變。臣等按圖考覈。委係實在情形。即親往履勘。亦不能妄議更改。今再四思維。不敢拘泥前奏。似竟以不到該二處為是。臣等接晤尤渤數次。見其老成持重。諳練兵事。其駐紮松江府城。貼近吳淞口黃浦江一帶。洵足資為藩籬。臣等當與之熟商機宜。密為防範。以期有備無患。

賽尚阿等又奏。臣等聞該夷於上年除夕。恐驚傳官兵欲行撲剿。遂將船隻駛至外洋。又凡官兵操演時。該夷必來

觀看。每遇換班官兵。彼必慫恿翻撿。查無可疑形跡。然後
放心。曾有新到防兵。在
文廟住宿。該夷前往翻檢。即指廟中之鼓。以為官兵欲與打
仗。該兵丁等告係廟中必用之物。彼始無可藉口。又該夷
聞臣等出使之信。輙云俟
欽差到時。伊有許多話要說。臣等接見江省官員。所言大畧相同。
伏思夷性貪而多詐。每見
欽差。必格外要求一事。聞從前撫臣孫善寶及尤渤到上海時。皆
有求見之意。均經婉言回覆。故臣等熟思。惟有豫絕其求
見之路。庶足以杜覬覦而省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賽尚阿等奏稱行抵瓜洲。接晤提督尤渤。詢知野鷄墩閱行鎮江二處情形。該提督扼要設防。練兵應變。實屬老成持重。足爲藩籬。該大臣等應行校閱之處尚多。既以尤渤爲結實可靠。即不必再往該二處。復行校閱矣。其平日應如何防範。練習兵事。仍責成尤渤認真辦理。是爲至要。

賽尚阿等又奏。臣等奉

命前往江南查勘善後事宜。竊查江防各工。所有北岸順江洲等處。俱在揚州一帶。臣等於三月二十六日。閱過水操後。仍渡江至揚州。帶同軍機章京兵部主事梁瀚戶部郎中常恩。刑部郎中易棠。司徒照前往順江洲等處。徧履勘驗。查

得北岸之順江洲上。礮隄長七十六丈。排築礮墩二十六座。安放一千斤至二千五百斤礮二十五門。順江洲下。礮隄長一百四十八丈。排築礮墩五十二座。安設六千斤至一千五百斤礮五十門。其三江口之西成洲。礮隄長一百十八丈。排築礮墩四十二座。又固土洲礮隄長一百二十二丈。排築礮墩四十一座。固土洲南添建礮隄長四十二丈。排築礮墩十四座。統共安設四千斤至七八百斤礮計七十二門。其安礮處所。地鋪石板。尚為堅固。隄墩用土凝築。四面俱已生草。隄外蘆葦叢茂。離江邊約十餘丈。後路修建官廳兵房數處。為弁兵棲止之所。俱已完好。所有護

守礮隄及後路之弁兵。均有統領。有接應。布置尚屬得宜。其新造戰船。臣等閱視水操時。親為點驗。查大舶船十二隻。每隻設礮十四尊。大杉板船八十五隻。每隻設礮十尊。小杉板船三十八隻。每隻設礮八尊。駕試演練。亦尚得法。以之巡洋緝捕。可期得力。至北岸順江等洲礮隄。臣等每至一處。令將大小礮一一演試。自東而西。礮聲一出。所有護守礮位之擡礮鳥槍等兵。從隄後突出槍礮。連環施放。接應之長矛籐牌等兵。亦從後路吶喊而至。呼應均為聯絡。步伐尚屬整齊。惟礮墩安礮之所。均面無遮護。敵礮到時。恐守礮之兵。無所藏身。臣等酌擬前面添土牆為兵丁

添築之處。後面添土墩。為兵丁退藏之處。當向承辦之員。細為指畫。並令趕辦土袋。俟臣等親為堆築成式。令其逐處照式添設。其礮架機括。輪轉不甚靈便。臣等俱因其已成之架。口講手畫。令該委員等。心領意會。以期修理合宜。便於轉動。臣等查後即由瓜洲渡江。至南岸北固山象山等處。再為詳細查勘。

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等奏查勘順江洲等礮隄礮位及新造戰船情形一摺。覽奏已悉。據稱此次查勘善後事宜。已將北岸之順江洲上下及三江口之圌山西成等洲。逐一履勘。查得各該處礮隄礮墩。修築均尚完固。既有護守弁兵。布置亦屬得宜。每

至一處。令將大小礮位。一一演試。均能聲勢聯絡。步伐整齊。惟各礮墩安礮之所。均面無遮護。恐守礮之兵。無所藏身。現在酌擬前面添土檔為兵丁添藥之處。後面添土墩為兵丁退藏之處。已向承辦之員。細為指畫。令其如式添造。並因礮架機括不甚靈便。當就已成之架。面加指示。以期修理合式。所見甚是。此後查勘南岸北固山等處礮隄。該尚書等益當悉心體察。總期在在足資抵禦。不至用時不能得力。是為至要。

五月。丙辰。閩浙總督兼署福州將軍劉韻珂　署福建巡撫布政使徐繼畬奏。竊照福州廈門。均為夷人通商之地。廈門一口。自道光二十三年九月。㕥夷開市之後。時逾兩載。福州一口。開市亦一載有餘。經臣

等督飭地方文武。撫馭彈壓。華夷相安。情形俱屬靜謐。均經臣等節次奏報在案。數月以來。廈門夷情。極為馴擾。福州夷情。亦皆安帖。至本年三月初二三等日。有暎國小船駛進福口。停泊南臺港內。水手人等。先後赴市購買魚肉。因言語不通。價未給足。即將魚肉攜回。各店鋪因其短價强買。均抱不平。有夷人阿金。帶同籍隸廣東之跟役一人。在街行走。道路窄狹。致阿金被鄉民林森森誤撞一下。阿金即持拄手小木棍毆傷林森森額角。林森森負痛逃避楊煥枝油蠟店內。維時附近居民鋪戶及路過人等。相繼踵至。聚集街衢。咸謂暎夷粵人欺人太甚。均各懷忿。適又

有夷商記連並夷人及廣東人先後走出。均經該民人等

擲毆致傷。當經臣等飭委地方文武彈壓撫諭。旋各走散。

初六日。又有民人扛擡酒甕。經過夷館門首。被管門之廣

東人誤將酒甕碰破。致相爭論。該處鋪戶居民。鬨鬧又復

趕至。兼以行人絡繹。愈聚愈多。該處鋪面。因恐匪徒搶竊

財物。多有關閉。臣等接據稟報。復由省城添派員弁兵役

馳往彈壓。尚未趕到。詎有廣東數人在街走來。內有一人

見人眾擁擠。開放手槍。致砂子飛傷民人兩人。廣東數人

旋即逃避。眾人更加忿怒。喊稱廣東人均係夷人帶來。大

家找尋夷人講理。遂一同擁至夷館。將館外柵欄擠毀。並

在街毆傷黑夷一人。該處匪徒溷跡其中。即假託公忿來機將夷館內貨物搬搶。時弁兵等馳至。將搶奪各犯連所搶各贓。當時一併拏獲。並查拘鬬毆各犯。解交臬司。親督委員分別審訊。衆人走散。各鋪戶亦皆開張。臣等當以匪徒固宜嚴懲。而當衆怒未平之際。若不明白曉諭。竊恐鄉愚無知。轉謂地方文武偏護夷人。而不愛百姓。雖暫時能散。日久必難相安。遂刊發示諭居民人等。蓋以爾等因夷人及廣東人多事。聳動公忿。原係良民。乃匪徒乘機搶奪夷館。實不與爾等同心。若不嚴拏究辦。是使匪徒得意。繼必搶奪爾等財物。現在嚴辦匪徒。正所以保護爾等。至夷

領事阿利國。現住城內。地方官自可將是非曲直。與之辯明。定可無事。爾等不必驚疑等情。剴切開導。衆民人均各悅服。臣等又以夷人狡詐百出。正可因此設法駕馭。俾其知感知懼。當派妥弁。授以機宜。前往烏石山阿利國住處。密察動靜。該弁見阿利國形色倉皇。極爲畏懼。並向該弁乞請。轉求各大憲趕緊保護。該弁答以此番鬧事。本係伊等起釁。現在南臺百姓。百數十萬。皆動公憤。雖經各大憲勸諭解散。並派兵在烏石山下。暗護伊等。嗣後伊等如再不約束夷衆。激成衆怒。即官爲保護。亦屬無濟。阿利國感服無地。覆稱事後必當明定條規。嚴諭船館各色人等。

不許再惹事端各等語。十三日。阿利國帶同夏巴謁見臣

徐繼畬復諭以此後必須嚴行管束夷眾。中國官員。亦禁

止眾百姓。不許欺淩遠人。兩不偏袒。方可永敦和好。阿利

國心悅誠服。唯唯而去。現在南臺居民鋪戶。前嫌已釋。均

照常安業。夷商記連等。亦均開館貿易。受傷夷民。均漸次

平復。地方極為平靜。不致復行尋釁。臣等體察夷情。該夷

知眾怒難犯。此後亦當斂跡。惟查南臺為商賈輻輳之區。

五方雜處。煙戶煩多。內地民人。口角爭執。亦事所恆有。況

夷人本非我族類。雜處闤市之中。或因言語不通。或因買

物爭鬧。一時之較長論短。更難保其必無。但使隨時處置

得宜。既安民眾之心。復杜夷番之口。自不致另生枝節。釀出事端。足以仰慰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敬敷等奏福州廈門兩口。近日夷務情形一摺。據稱本年三月閒。福州民人因買賣細故。致與夷人爭競。當經委員彈壓解散。並查拘鬭毆各犯。分別審辦。現在民夷安靜等語。辦理尚為妥協。福州等處。民夷雜處。口角爭執之事。自所常有。全在地方官隨時隨事。處置得宜。自不致釀成事端。該將軍等。惟當督飭文武員弁。於平時認真稽查約束。遇有爭競之事。處置務求平允。既以安民眾之心。復不令夷人有所藉口。是為至

要。

戊午。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竊

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奉

上諭。有人奏廣東匪徒滋事。因暎夷欲進省城。設立馬頭。人心不服。地方官出示曉諭。致有聚衆滋鬧之事。著該督撫悉心體察。一面慎重妥辦。一面據實奏聞等因。欽此。竊思欲靖外侮。先防內變。未有不得民心而可以杜黠夷之窺伺者。上年因暎夷求進廣州省城。與粵民相持不決。而廣州府劉潯適有責打挑夫一事。以致匪徒藉端滋擾。當經臣等率同司道。督飭文武。彈壓驅逐。並將該府暫行撤任。以安衆心。剴切

示諭以釋羣疑杜絶夷人進城之請以順輿情寬稍從免株連以保良善一面飭令地方官密訪嚴拏務獲首要各犯置之重典以儆效尤當將次第妥為布置及匪徒解散市井安堵情形據實瀝陳仰冀

聖鑒覈與鈔發原摺所稱斷不可强民之所不欲以從夷人之欲者大指俱相脗合且屈民就夷萬萬無此辦法正不止進城一事為然現在本案匪徒業經陸續拏獲三十餘名均已訊有大概供情其夷人進城之說事已中止交還舟山似亦不致爽約已由臣等相機酌辦各緣由另摺馳奏至原摺所稱粵東官民上下相為冰炭已非一日粵民與𠸄

夷為仇讎。即與地方官為仇讎。因而及於三元里之攻夷。余保純之告病。以為此日地方官。未必盡知一節。查二十三年以前之事。臣等均未來粵。無從悉其原委。但聞三元里於二十一年。四月。因遭夷兵蹂躪。附近鄉民。起而環攻。維時當事諸臣。正在議和。飭委前任廣州府余保純。前往解釋。各鄉民亦即散去。迨該員告病。則在是年八月。相距前事。已數月之久。實因府試不洽士心。遂致臨期阻考。前督臣祁𡎴因查明其曲在官。不准拏究。是以引疾求去。與三元里之事無涉。且阻考者更非三元里之民。原摺牽合為一。係屬風聞不確。至粵民雖多獷悍。而其間明理之紳

士。安分之良農。不知凡幾。地方官撫之以恩。約之以法。一切催科聽斷。不難辦理裕如。何至上下相為水炭。況唤夷雖則就撫。實為仇讎。此乃官民之不約而同心者。但官則馭之以術。民則直行其意。其間微有不同。若謂以仇夷之故。因而仇官。則全出情理之外。粵民雖愚。不應有此。又所稱唤夷進粵城。欲立夷館。乃因心戀定海。難於失信。假此以探我。或因匪徒滋擾廣州府一事。從此灰心。是好消息。否則堅持前議。包藏叵測。使我若鷸蚌相持。而坐享漁人之利。大屬可慮。一節。查唤夷求進粵城。不過遊覽都市。拜見官長。以為光榮。並無立夷館之說。且善後條約。業經載

明夷人租地建屋。必須與業主公平講價。不得相強。是以粵東城外地方。除十三行舊有夷館外。夷商欲受一廛之地。幾不可得。其城内則更不問可知。該夷亦不至萌此妄念。似係傳聞之誤。該夷先曾請於黃埔附近。設立墟市。以便購買食物。旋因衆論不協。其議遂寢。原摺所稱二十三年。該夷曾請離城三十里之簰洲地方。實屬並無其事。至夷情雖屬狡黠。究係販貨遠來。居肆求售。非全無身家者可比。未免多所繫戀。而主客之形。衆寡之勢。又較然易明。故内民即有欺淩。亦不敢遽事報復。上年公司館被焚。但以洋商完結。此次進城之請。初甚堅執。因聞匪徒滋擾府

署。誠恐波及十三行。頗懷疑懼。事之中止。未嘗不由於此。故權其緩急輕重。不惟屈民就夷。萬萬不可。即拏辦此案匪徒。亦不宜持之太急。治之太嚴。雖不至肘腋變生。俾該夷得坐觀鷸蚌之鬭。而民心過於懾伏。則夷情益肆驕矜。進城之請。勢將不已。不可不熟為之計。又所稱粵東民情。與福州不同。自遭三元村事後。民懷隱恨。誓不准其入城。且深知夷不足畏。團練鄉勇。號曰昇平社學。民約數萬。一夫嘯聚。頃刻即成事端。以之恐嚇夷者在此。不受地方官約束者亦在此。一節。查粵閩民情。大都相類。惟福州係初設馬頭。故於夷人入城。乍見而不以為怪。廣州通商數

百年。並無夷人進城之事。而民之於夷。無論婦孺。皆呼為
番鬼。不以齒於人類。故一旦驟聞其進城。則以為有紊舊
制。羣起而拒之。惟大半城內之民居多。若三元里則地居
城北。距城十餘里。夷人之進城與否。該鄉民並不過問。至
粵民性情剽悍。難與爭鋒。亦難持久。必因三元里一戰遽
信為夷不足畏。民足禦夷。究亦未可深恃。其昇平等各社
學。實與團練鄉勇。判然兩事。團練出於召募。因有壯勇之
名。而無賴游手。不免錯雜其間。故一旦撤退。往往流而為
匪。若社學則各聚其鄉之父兄子弟。互相保衛。無事散處
田間。有事聽官調遣。法有類乎土兵。意不外乎保甲。雖其

衆尚不足數萬。而均有公正紳士。為之鈐束。近年以來。不惟滋擾府署與官為仇者。社學之人。不與其事。即焚燬公司館與夷搆釁者。亦並無社學之人。此則粵省官民所共聞共見。若如原摺所稱。一夫嘯聚。頃刻即成事端。則是恃衆藐官。寖不可制。内訌將作。其可慮更甚於夷。實未免言之太過。又所稱此日匪徒滋事。實因唤夷欲立馬頭地方官出示曉諭。以致人心不從。屢示屢毀。且傳諭紳耆。紳耆不應。遂釀成聚衆焚署之事。若仍迫脅以唤夷開館。誠恐變生肘腋一節。查夷商運貨上岸之地。設立馬頭。其租屋羣居之所。設立夷館。該夷並無在城內設立夷館之說。更

無欲在城內設立馬頭之事。且城內不通河道。亦無地可設馬頭。其城外馬頭。則設於十三行河下。粵海關貨抽稅即在此處。相沿已數百年。並非今日方議初設。地方官何從以唤夷欲立馬頭。無端出示。惟進城之說。臣等曾為示諭。彼時實因該夷援四口以為例。又藉舟山為要挾。拒之愈力。請之愈堅。當經商之司道。傳諭紳耆。姑為出示。以順夷情而釋其疑。必俟出示後物議沸騰。方可以眾怒難犯。絕其所請。凡示諭之撕毁。長紅之標貼。皆臣等授意曉事紳士。密為措置。而外人舉莫之知。本以杜夷人藉口之端。而不料有府署被擾之事。當以羣情洶洶。無非為夷人進

城而起。若不將阻止夷人進城處。明白宣示。不足以安定人心。故於是日。即以前情剴切布告。揭諸通衢。粵民刊刻傳觀。浮言頓息。幸不致激成事端。若謂以暎夷開館之事。迫脅粵民。臣等實不敢如此冒昧。又所稱暎夷為我心腹之疾。非大加懲創。不能使之帖然就服。該夷貪利無厭。久為諸夷切齒。可以俟諸異日一節。查暎夷雖帖耳就撫。而自恃其船堅礮烈。時形桀驁。一切駕馭之方。與防備之具。並行不悖。均不可一日不講。至欲借諸夷以懲創暎夷。則尚有應加詳慎者。無論夷情叵測。其離合難以遙揣。且自古中國之於外夷。必力能制之。而後可收之以為用。未有

力不能制。而可借此夷以制彼夷者。即如現在西洋諸國。惟咈囒哂為大。咪唎堅次之。均與暎夷不睦。咈夷並屢進助順之說。而臣等未敢輕聽者。誠以其地隔重洋。非中國控制所能及。若資其兵力。以剿暎夷。勝負未可預必。而兵費即應籌及。不勝則暎夷因此結怨。而邊釁益開。即使能勝。而彼自恃有功。必不免無厭之求。更難駕馭。殊非計之得者。近日澳門新聞紙。以暎夷於上年十二月。及本年正月間。與印度所屬之嘸哥國兩次搆兵。始則暎夷大挫衂。繼則嘸哥還遭屠戮。事之果否。無庸深考。但當示以恩信。妥為羈縻。一面慎固海防。簡練軍實。尤必撫柔我民。所欲

與聚所惡勿施以固人心而維邦本庶在我有隱然之威

而在彼亦可稍折其囂然之氣也

硃批覆奏逐條明晰隨時相機妥辦可也

丁卯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　廣東巡撫黃恩彤奏四月十四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三月三十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前詣虎門面議條約並鈔錄呈閱均著依議行欽此當即行知唉酋去後旋據該酋來文意尚猶豫臣等以夷情叵測深恐或有變更自應委員面加曉諭相機羈縻以期舟山早日交還不致別生枝節當經派委候補道趙長齡帶同候補通判宵立悌南海縣縣丞施禹泉攜帶原

議約冊。前詣香港。接見該酋。詳加開導。宣布

皇上恩德。並諭以兩國既和好以後。必須各守信義。恪遵條約。勿得輒生事端。至遇有貿易交涉事件。亦須彼此公平商議。切勿各逞臆見。有乖和好。該酋一一聽受。甚屬馴擾。詢以條約。既奉

旨允准。舟山自當即速退還。該酋答稱即日備文。派火輪船前往。知會駐舟山夷目。令將所帶夷兵。即行撤退。就近通知委員前往接收。該處駐紮夷兵。共一千六百餘名。定於三日內。派船四隻。前赴該處。裝載夷兵。駛往印度。不復折回中國等語。該道復諭舟山退交之後。嘆國兵船。勿再前往停

洵該夷亦俯首聽從。情詞謙順。並備有覆文。交該道帶回。
查覈詞意。與該酋所稱大畧相同。查該酋以火輪船由海
道前往舟山。計程不過七日內外。而臣等由陸路行文。動
須二十餘日。遲速懸殊。前於議定條約。即札行委員常鎮
道咸齡等。一經接到舟山夷目退交來文。刻即馳往收復
以期迅速。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咦夷遵約。即行退還舟山一摺。據奏委
員前赴香港。詳加開導。該酋聽受。甚屬馴擾。即日備文。知會駐
舟山夷目。即行撤退夷兵。並定於三日內。派船四隻。赴該處裝
載夷兵。駛往印度等語。此時該夷情詞謙順。自不至别生枝節。

惟所稱駛往印度之處。該督等前奏有印度所屬之噻哷國。與

唤夷兩次搆兵等語。仍著密加偵探。現在實在情形。遇便詳細

具奏。

欽差戶部尚書賽尚阿。刑部左侍郎周祖培奏。竊臣等續查得南

岸之北固山礮隄。長七十八丈四尺。排築礮墩二十八座。

安設四千斤至一千斤礮二十五門。象山礮隄。長一百七

十八丈。排築礮墩六十三座。安設四千斤至一千斤礮六

十門。圌山關大磯頭礮隄。長三十八丈。排築礮墩十三座。

安設三千斤礮十一門。二磯頭礮隄。長一百四十二丈七

尺。排築礮墩四十四座。安設三千斤至一千斤礮四十二

門。對岸之東生洲礮隄。長一百五十丈。排築礮墩五十二座。安設三千斤至九百斤礮五十門。鵝鼻嘴小石灣礮隄。長四十四丈。排築礮墩十九座。安設八千斤至三千斤礮十八門。大石灣礮隄。長九十三丈。排築礮墩三十四座。安設一萬斤至一千斤礮三十二門。對岸之劉閙沙礮隄。長一百丈。排築礮墩三十六座。安設三千斤至一千斤礮三十五門。五龍山礮隄。長三十六丈五尺。排築礮墩十六座。安設四千斤至三千斤礮十五門。對岸之沙洲圩礮隄。長九十丈。排築礮墩三十一座。安設四千斤至一千斤礮三十門。其設礮處所。官廳兵房。及護守礮隄並後路接應之

擡礮鳥槍長子籐牌等兵。操演各情形。均與順江洲等處。
大畧相同。惟五龍山礮墩。外用瓻碗包裹。與他不同。瓻性
脆硬。一經礮擊。最易摧裂。不如仍用土築為是。臣等與該
督面商。意見相同。當飭該委員等拆去瓻塊。仍將土加築。
務期堅實。所有臣等酌擬前面添土檔。後面添土墩。並擬
於兩墩之間。上鋪橫木。堆以土袋。既可以護蔽我兵。又可
以外防夷礮。該委員等已於南岸添設一處。以為式樣。細
加查看。尚屬合用。其礮架機括。已做成式樣。面交該委員
徐州道查文經。令其逐墩逐架。照成式修改妥協。均由該
督奏報完竣。以期覈實。至施放礮位。特令江心設立船靶。

於各礮位內抽試一二出。臣等於江干留心察看。亦有能中靶者。鐵彈所落之處。江面突起煙光。其一萬斤至三四千斤者。致遠約六七里。二千斤以上者。俱過中流。約在四五里。一千斤以上者。可及三四里。亦俱足及江心。所有兩岸礮堤。均係扼要處所。在江面較闊者。兩隄屹然對峙。可以夾擊。其稍狹之處。亦犬牙錯置。若兩面連環迎擊。再加以後路弁兵。於要隘攔其登岸。截其繞越。賊船似難闖入。惟長江東西。由江甯至鵝鼻嘴。橫豎六百餘里。後路接應之兵。僅一千八百餘名。除東生洲橫豎江心毋須接應外。共計礮隄十三處。零星分布。本覺單弱。總在平時訓練。嚴定

考驗若果將領知方兵心固結萬一有警臨時再添調外兵於緊要處所分派接應庶足以資抵禦矣臣等查兩江督臣奏定章程按原派放礮及護礮兵數分為五班責令每班承管礮位十門以五十日為一輪似此勞逸既均可免曠誤之弊應照所議辦理惟兵丁徒往看守若不勤加演練則兵與礮久不相習仍屬有名無實臣等擬請每季演放一次每次各礮均放兩出應請

旨飭令兩江總督於每年春季親身閱視一次其夏秋冬三季即責令該管將弁分別就近操演每遇閱視時嚴加考察如果演練精熟即分別獎拔若查有怠玩曠誤等弊除將該

弁兵斥革。該管將弁。即照廢弛營伍例。分別參處。若能經久不懈。庶兵威日振。衆志成城。一兵足資一兵之用矣。
諭軍機大臣等。據賽尚阿等奏查勘江防各工完竣情形。並籌議看守礮隄。訓練考覈章程一摺。此次查勘江防善後事宜。已據該尚書等。將南岸之北固山等處礮隄等工查閱。均尚妥協。惟五龍山礮墩。宜用土築。現已拆去甎堍。所擬前面添設土檣。後面添築土墩。並於兩墩之間。上鋪橫木。堆以土袋。既可以護蔽我兵。又可以外防夷礮。至施放礮位。設立船靶。並原派放礮及護礮兵數。分為五班。承管礮位。各項事宜。均著照所議辦理。惟江路六百餘里。後路接應之兵。分布要隘。斷難處處添兵。致形

緊要。惟在該將領等。平時勤加訓練。臨時酌量添調。以資抵禦。再兵礮總期相習。其每季演放一次。不必拘定每年春季。兩江總督親往。著該督與提督及各總兵等。輪流前往閱視。覈實獎勵。所有一切事宜。總責成璧昌認真督率。時加演習。務使兵威日振。眾志成城。一兵足資一兵之用。是為至要。

閏五月。己亥。浙江巡撫梁寶常奏。據江蘇常鎮道咸齡。甯紹台道麟桂。六品頂戴鹿澤長候補知府陳之驥。署甯波府知府楊鉅源會稟。本年四月十二日。接奉欽差大臣耆英札飭。以前在虎門。與德酋續議五條。業經恭摺馳奏。現接德酋照會。俟奉到

硃批。即飭駐定英官。將舟山繳還。札飭道照等因。旋據駐定英官

懇祕力照會。以

欽差大臣與德酋所議五條。已奏奉

大皇帝批准。令伊先繳還舟山。其夷兵候撥到火輪船。另有札諭

撤退等情。該道等亦奉到

欽差大臣耆英札飭。以該酋已訂期繳還定海城池。其駐定英兵

一千五百餘名。俟派齊火輪船四隻。分起撤退等語。該道

等當於五月十二日。帶同署定海同知王丕顯。前任石浦

同知舒恭受等東渡。行抵定城。士民耆老人等。夾道歡迎。

以重覩中國威儀。共深慶幸。該道等宣布

皇仁。飭令聽候安撫。靡不鼓舞感頌。該道等進城後。與懇秘力接

晤。該夷執禮甚恭。即與該道等於十七日。先將城門交還

中國看守。並以該國駐定兵丁。共計一千五百餘名。分屯

城內城外。現在定港拋泊船隻。均係貨船。不能裝載。應候

粵省另派兵船到日。再行分起撤退等語。該道等查係實

在情形。自應允其所請。先令繳城。再令退兵。惟查城內所

駐黑夷。共計二百數十名。城門一經交還。城內地方。即須

由中國巡查守衛。而華夷錯處。查察較難。隨復向懇秘力

要約。先撤城內之兵。餘再陸續分撤。以期彼此相安。該夷

亦即應允。現有已到火輪船一隻。先將城內之兵撤退。其

城外衙頭所駐之兵。候續到兵船。分起再退。一面移會署定海鎮標中營遊擊葉炳忠。帶領弁兵。馳至定城。於十七日。會同署定海同知王丕顯。將城門收回。派撥兵弁。分門巡守。該夷復以數年來夷人埋葬之墳墓。求為查勘立界。禁民刨掘。其與夷人往來。及在夷館處服役之人。亦求示禁民人。不得藉端詐擾。現到火輪兵船一隻。城內夷兵業已各整歸裝。不日即可退去。其城外各兵。候船到亦必續退。不致久留。並聞德酋有即日來浙之信。該道等候其到後。即當妥加撫馭。催令速將各兵儘數撤退。收回全境。另行稟報等情。臣查該酋派船四隻撥兵。現到一隻。其三隻

是否他處調撥。抑另有別故躭延。當飭該道等候德商到定。向其詢明。示以靜鎮。聽其陸續撤回。一面諄諭該道等悉心籌畫。妥為撫馭。候夷兵撤盡。全境收回。趕緊安撫居民。清釐田產。嚴拏兇盜奸匪。整葺城垣營寨。分別認真經理。覈實查辦。

硃批。一切細心料理。不可稍忽。

梁寶常又奏。臣接據甯紹台道麟桂稟稱。據咈囒哂國傳教人顧睪穗來署謁見。據稱該國仰蒙天恩。准在五口傳習天主教。上年九月間。蒙前道等代為租賃甯郡三法鄉地方吳傳鉅房屋一所。俾得設堂禮拜。感激難

名。惟伊來甬傳教。隨從較多。所租吳傳鉅房屋不敷棲止。
上年伊將帶來各人。一半搬進租屋。一半留在定海寄住。
今嘆咭唎將舟山繳納伊國寄住之人。亦應遷讓搬住郡城。
但租屋窄小難容。必須添租。方敷居住。查得吳傳鉅房後
有周姓韓姓房屋兩所。一共十餘間。彼此毗連。可併為一
宅。懇乞代租等語。該道查係實情。當飭署甯波府楊鉅源
已革石浦同知舒恭壽等。查照該夷願租之屋。係鄞縣民
周承添韓永豊之業。現因需錢應用。正欲售賣。不願出租。
該道因奏定該夷貿易章程。止准租賃民房。不准價買。惟
有由道捐廉。將是屋買就。再行租給佛夷。庶與定章相符。

而民情夷情亦較妥協。復飭該府等向周承添韓永豐議定屋價錢一千一百千文。立契交割。由該道衙門管業。租給咈夷居住。議定每年租價錢三十千文。由顚嘩嘚按年呈繳。寫立合約。存卷作據。每年地糧。亦由該道衙門捐廉完納。其該夷所繳租錢三十千文。因上年所租吳傳鉅房屋。其價稍輕。原議由道捐加。今周承添等之屋。係由道捐買租給。毋庸再付租價。應將每年所繳租錢三十千文。即加給吳傳鉅承領。俾資補苴。民夷均極歡忭等情。復查上年九月間。咈夷顚嘩嘚求在甯郡租屋習教。當經妥辦夷務之六品頂帶鹿澤長等。為之租住吳傳鉅房屋。經臣附

關在案。一載以來。極為安靜。故頗釋憾。因與夷將舟山交還。該國之人。不敢在定逗留。情願一併遷讓。搬入郡城。惟前租房屋。不敢居住。懇求代為添租。察覈情形。頗為恭順。除飭該道率同府縣。妥為撫馭。並不動聲色。隨時嚴密稽查。勿任奸徒溷跡滋事外。理合附片陳奏。

片奏

硃批。知道了。

乙巳。大學士四川總督寶興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初四日。奉

上諭。琦善等奏。盤獲佛囒哂夷人。並起出夷書夷文。錄供呈覽一

排。著寶興於解到川省時。將其來歷及經過處所。詳細嚴鞫。務得確情。即行具奏等因。欽此。茲於五月二十一日。由藏將該夷人等解到。臣隨督同在省司道。向其訊問。該夷人等皆能漢話。據供一名噶畢約則。一名額窪哩斯塔。均係咈囒哂人。同習天主教。認為弟兄。均在外傳教。道光二十一年。在關東小北口地方。會遇。餘供均與駐藏大臣所訊無異。噶畢約則係於道光十六年。到廣東。嗣由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山東。直隸。到京。又由京至熱河。關東。蒙古察哈爾。歸化城鄂爾多斯。蘭州。丹噶爾地方。隨同唐古特番商到藏。所到之處。或住數日數月及年餘不等。漢文漢話。係在京學習。

滿洲及蒙古字語。皆在關東學會。並無一定師傅。額淫哩斯塔。係於道光二十一年。附該國兵船到粤。隨亦由廣東江西等省至京。出歸化城一帶傳教。嗣與噶畢約則會遇即同住同行。其漢話係在北口外學會。至番民薩木丹盡巴。係甘肅碾伯縣人。因早年隨喇嘛赴蒙古地方流落。經該夷人等雇令服役。臣以該夷人等遠出傳教。意究何居。且多年在外。日用更從何出。何以久不回國。究竟有無一定年限。其所傳之徒。已有若干。西藏係喇嘛所居。該夷人等一同赴彼。又欲何為。復又詳細研詰。據稱伊國習教之人。以傳教為修善。所傳益廣。功德益深。並不向習教人索

取銀錢。如情願出外傳教。呈明國王。發給戒表。持赴廣東。交與在粤駐紮總管。前往各處傳教。並無一定年限。儻在途缺用。寄信與廣東總管。即送銀接濟。伊國出外傳教之人。各省皆有。無非勸人為善。別無他意。盡人可傳。既傳之後。亦不復措念。伊等會遇同教。及所傳人數姓名。均不能記憶。至西藏地方。向有伊國之人居住。伊等到彼。本欲俟傳教後。即從廓爾喀回國。因唐古特字語。未能通曉。尚未傳人。即被駐藏大臣查獲解川等語。拆閱木匣。所貯夷書夷信等件。無人認識。詰之該夷人。皆供係伊等家書。及傳教憑據。伏查該夷人等所供各情。是否屬實。無可質證。傳

授天主教。現亦例所不禁。且察驗該夷人等。鬚眉眼色。迥
與中國人不同。其為外國夷人。並非內地奸徒假冒。亦確
無疑似。無須再事推求。惟夷字夷書內。究竟係何言語。自
應同該夷人等一併解交廣東省。查傳通曉夷字之人。譯
明如果並無別情。即交咈嘯哂夷人認領回國。以昭覈實。
至薩木丹盡巴訊止受雇服役。於該夷人等底細不能知
曉。應即解回原籍甘肅碾伯縣交保管束。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琦善等盤獲咈嘯哂夷人。至藏傳教。將該夷
人於訊供後。委員解赴四川。當降旨令寶興於該夷解到時。將
其來歷。及經過處所。詳訊確情具奏。茲據奏稱嚴訊該夷人等。

所供與駐藏大臣所訊大畧相同。察其鬚眉眼色。確係夷人。並非內地奸徒假冒等語。該夷遠涉重洋。經歷數省學習各處文字語言。意究何居。所供僅止勸人為善。別無他意。所傳人數姓名。不能記憶。恐難憑信。至該國王發給戒表。持赴廣東。交與駐紮總管。前往各處傳教。是否實有其事。著耆英黃恩彤於解到時。將該夷等詳細嚴鞫。並暗加體訪。該夷人是否實係該國所遣。及有無送銀接濟之事。並將匣內所貯夷信夷書等件。交通曉夷字之人。逐件譯明。庶可得其底細。如果確係佛囒哂夷人。僅為傳教。並無別項情節。即著斟酌情形。妥為辦理。原摺及供單。均著鈔給閱看。

丙午。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 廣東巡撫黃恩彤奏。接據德呢時來文。內據駐舟山夷目函稱。業於五月十二日。將舟山交與委員接收。所有該國裝載夷兵船隻。俱已齊備。約半月內即可全行退去。並稱伊於本月初十日後。親往舟山。按照和約。將該處所有兵房棧房。全行交給委員接收。並不請追修造價值等語。查浙省距粵遙遠。郵遞猶遲。雖尚未接准委員咸齡等文報。惟據該酋來文。稱於五月十二日。業已交還舟山。自屬可信。至該處為夷兵所據。已數年有餘。所有兵房棧房。或係該夷所建。或經該夷修整。臣等初慮屆期收復。該夷等必以拆卸料物。索還工價為由。多費周折。

是以先於續定善後條款內。豫行要約堅明。不准。時藉口延宕。茲據稱全行交給委員接收。並不請追價值。均屬恪守成約。尚為馴擾。

硃批。知道了。

